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孫承基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三

宋 陳均 撰

仁宗皇帝起乙酉慶歷五年止戊子慶歷八年

乙酉慶歷五年春正月孫甫罷

知鄧州時蔡襄亦以親老出知福州杜衍言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且它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參知政事陳執中曰吾初不聞行懼遂焚之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

復言事御史

以梅摯李京為之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之

杜衍罷

出知兖州仲淹知邠州富弼知鄆州初仲淹弼出宣撫攻者益多二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亦自請乞罷政上欲聽其請章得

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天下謂陛下輕絀
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
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
言於是弼使還至近畿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章言
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又言仲
淹受命宣撫聞詔戒勵朋黨心懼仍乞罷政知邠州
欲固己位陳執中因譖衍黨庇二人故併黜之學士
承旨丁度草制指其朋黨衍相纔一百二十日皆罷

之

以賈昌朝為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樞密使

宋庠參知政事吳育龐籍樞密副使上問章得象誰

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而其兄庠嘗執政上雅意

屬之於是用庠既而育上言曰今邊事甫定朝廷為

息肩之計則未可足恃以為安也議者必謂夷狄相

攻乃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國連兵士馬益練一國

幸勝則氣驕而勢橫別啟貪求必致生事正當夙夜

孜孜以前事爲戒後事爲念申飭二府講求經久備邊之策夷狄聞之可弭患於未萌也籍上言陜西用兵公私困乏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屯内地以省邊費

二月遣内侍汰諸路兵

京東西淮南兩浙荆湖福建路諸州宣毅過三百人者毋得更募

罷京朝官保任叙遷法

從御史劉元瑜之請也初考課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監須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故罷之

康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修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希得象陳執中意排之又言前除夏竦為樞密使諫臣數人撫其舊過召至都內而罷之自茲以進退大臣為巳任以激

許隂私為忠直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既

絀故元瑜亟奏罷之

罷蔭補限年法

從余靖之請也尋詔蔭補選人量試入官其慶歷三

年條制勿行

三月賜孝子李訪粟帛

訪父母卒廬於墓側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訪廬又

有白烏數百飛集墓上詔賜訪粟十石帛十疋仍令

州縣常存問之

韓琦罷

自樞密副使出知揚州時董士廉上書論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請外故有是命既而歐陽修自河北上疏言今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資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揺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

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惟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惟有專權是上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由是為黨論者益忌之

復科舉舊制

知制誥楊察言前所更令不便以為詩賦聲病易考

論策汗漫難知請復用詩賦墨義如舊制從之八
年夏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從禮部
之請也四年宋祁所定不行

罷入粟補官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陰晦不見近臣稱賀御史李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
戒恐懼修省故日當食而陰雲蔽之然臣尚有所陳
自寶元初定襄地震今十年不已豈非二邊有窺中
國之意乎時已孟夏而雷不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

臣願陛下益備邊謹出命以厭禍於未形又尚美人
棄外館多年而比復名入苗繼宗以庸才而為府界
提點亦宜割帷薄之愛謹名器之分以助修德也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
進然亦無所建明至是臺臣有言得象亦累求去出
知陳州
以陳執中為平章事　五月罷轉運判官

以上封者多言其競為苛刻故也歲未滿者聽終

秋九月置南京留臺

留守司御史臺

廣州荆南府岳州地震冬十月祔章獻明肅及章懿皇后於太廟

章惠别饗奉慈廟如故　去冬判太常寺吕公綽上言詩稱莊姜宣姜皆以謚從夫自漢而降后謚多冠以帝號不然則參同一字先帝在御特謚二皇后曰

莊懷莊穆及上真宗章聖之謚即當追正詔上真宗
五后謚曰章懷曰章穆曰章獻明肅曰章懿曰章惠
大赦
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參政吳育曰無事而
啟僥倖誰為陛下建此請治之已而上語輔臣曰外
人怨執政宜防喧譁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揺上
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耶上嘗遣中使察
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兖州杜衍鄆州富

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憂上欲徙二人者淮南吳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轉運罷兼按察

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故因肆赦以其過為煩擾無益事體罷之　七年夏詔曰前京東轉運薛紳任吏部孔宗旦等四人為耳目摭郡縣細過以滋刑獄時號四瞪前江東轉運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

獄王禺皆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此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除紘先已降知衡州紳等其悉降黜自今毋得用為監司三人皆仲淹等所選用者紘為億後初江東歲飢紘發義倉以賑之謂郡吏曰國家義倉本虞凶歲今須旨乃發人將殍矣然御下急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止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緯先為刑部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權勢

雪罪中書連舊例送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為
勅一定而例有出入令廢勅用例非有司所敢聞執
政雖深惡之然終不能屈選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
慮違契丹誓書綽持之既興役契丹果來問綽報以
前語仍緩其使及使者返而役已畢北人亦不敢復
問杜衍富弼尤稱其才其後傳惟幾運使江東上戒
以無效三虎所為也
畋楊村

自真宗東封以來不復校獵先是直集賢院李柬之言講武不可廢乃詔討詳其制至是獵楊村以所獲馳薦太廟

初頒歷於夏國　宰臣免兼樞密使

從賈昌朝陳執中之請也詔樞密院凡郡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未幾密院又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以下鈐轄以上并與宰臣同議從之

十一月燕宗室

於崇政殿邇英閣講詩角弓篇上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於亡楊安國對曰冬至日陛下親燕宗室人人撫藉豈不廣骨肉之愛也上又曰書載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帝堯盛德也朕甚慕之

詔訪石介存亡

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邠州州范仲淹罷四路安撫改知鄧州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為辭其實讒者謂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仲淹先亦引

疾求解邊任故也時有滁州狂人孔直温謀反伏誅搜其家得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憾介甚謂介詐死乃弼遣介約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内應因請發介棺以驗詔下京東訪介存亡杜衍在兖州會官屬以驗介事語之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曰介平生直諒願以合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懷中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吕居簡亦曰發棺空而介果北走雖

孥戮不足以爲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耶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名問無異說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以應詔矣於是衆數百人合狀保介已死居簡夷簡弟也時又得孔直温遺直講孫復詩復亦坐貶虔州監税而介子弟羈管他州久之乃得還

國朝會要成

王洙編修自建隆至慶歷四年凡一百五十卷是歲

書成

丙戌慶歷六年春二月青州地震　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登州地震

岠嵎山摧自是震不已每震則有聲如雷

親試舉人

賜賈黯以下及諸科八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初劉敞第一學士王堯臣為編排官以親嫌自列乃降敞第三

夏五月京師雨雹地震　減邛州鹽課

緡錢一百萬益梓利夔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

井源或發或微而責課如舊責事者多務增課為能

朝廷切於愛民多為蠲減至下赦書亦每及之

汰陝西邊兵

遣戶部副使夏安期如陝西市馬及議損邊費安期

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　是秋

三司使王拱辰上言太祖時兵二十萬太宗時十八

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乃命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粮草

六月有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占曰主兵上謂輔臣曰上天譴告人主思懼而修德亦猶人主知臣下之過先示戒飭使得自新而不陷於咎惡也賈昌朝等再

拜謝

詔貢舉歲試制科

仍須從臣論薦毋得自舉　初參政吳育為學士日薦唐詢為御史及賈昌朝執政與詢亦有親嫌育數為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而以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而詢希其旨時上數稱近

歲制科得人以育為賢詢言自古災異乃策賢良今六科率不用公卿薦引而特視進士之期凡應此科者至自稱曰賢良曰茂異臣謂習染澆浮莫甚於此可悉罷之詢意在排育不在制科也上刋其名付中書育奏曰漢策賢良自晁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上以育言為然由是不廢上因諭輔臣曰彼上言乞從内批以行令乃知欺罔也育曰人臣言涉機密欲歸德於君或入告謀猷成國之美此類可以刋名付外制

策天下公選廢置豈宜陰沮欲自上行願出姓名劾之以明國法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之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

秋七月以李璋為西上閤門副使

上尋謂宰臣曰前日除李用和子璋為閤門副使今次子珣又求為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禄所與天下共也倘戚里之家兄弟補遷如已欲使朕何

以待諸勲舊乎　天聖中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使相王曽曰將相之任豈容私請乃諭宗慶毋得倖求

八月策制科武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彦遠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彦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登制科者錢氏一家而已武舉凡得四十餘人其後大理寺丞馮維師奏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髙下

伊洛溢

時登州地震不止又有巨木三千浮海而出上謂輔臣曰山東連歲地震又有巨木浮海而出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嚴飭武備時又伊洛暴漲漂民廬舍浙江潰防海水入台州於是御史梅摯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羣吏如歲總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蝕於春地震於夏水於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告戒之也陛下宜

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顧使陰不勝陽則災異衰矣

冬十一月詔捕湖南蠻寇

初蠻酋唐和寇桂陽監湖南騷動兵不得息上嘗命戶部判官崔嶧為體量安撫往議招捕二策既而知桂陽監宋守信奏唐和為盜久未平者朝廷不許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黄士元願得敢戰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捕之彼勢窮則將款附詔用其策於是大

發兵討之衆果懼遁入郴州由山路轉寇英韶詔督捕之越明年五月和請廣南轉運司乞降詔湖南鈐轄楊畋往共告諭之畋約賊出峒受田為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納質使還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背據峒其勢不久必復亂賊果復出畋即領衆趨嶺外涉春夏凡十五戰賊乃潰

罷河北榷鹽

用三司使張方平之議也河北滄濵二州鹽課九千

餘石以給一路自開寳以來聽商人貿易官收其筭歲為錢十五萬緡先是三司使王拱辰建議悉榷二州鹽以專其利而議者以為不可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交通為弊所筭十無一二請勅州縣以十分筭之聽商人至鬻州縣併輸筭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平也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

宗榷河北鹽犯輒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今之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上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上大喜命方平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父老過其下必稽首焉　嘉祐三年冬詔除河北諸州坊郭客戶乾食鹽錢

畋韓村

是役也衛士不及整而歸比夜有雉殞於殿中越明年三月詔將復出諫者甚衆御史何郯之言尤切至

編修官王疇亦陳十事以諫遂詔罷獵　先是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幹當公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不得然也然以朝士而為閹人指使則疇實恥之

丁亥慶歷七年春正月杜衍致仕

衍時知兖州年方七十以元旦上表願還印綬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葢宰相賈昌朝素不喜衍而抑之也

三月旱　詔寛恤

詔求寛恤民力事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於轉運司利害明白者得專行之

求直言

許中外臣僚指陳當世切務實封條上詔畧曰朕惟

災異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初命學士草詔上以為未盡罪已之意更為是詔　上禱雨於太乙宫日方炎赫上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決

賈昌朝罷以夏竦為樞密使

初參知政事吳育遇事敢言屢與宰相賈昌朝爭議上前覩者失色育乃請曰臣所請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六年八月乃命育與樞密丁度兩易昌朝

與育猶數爭論不已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乃引漢災異册免三公故事乞罷而中丞高若訥亦以為言故昌朝出判大名府育歸給事中班尋命知梓州而召用竦及彦博初召竦為宰相彦博為樞密副使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議論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而以彦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　竦初以使相判大名詔以前官充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密者

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　昌朝既去而執中等復以旱乞罷於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尋復之度之為樞密副使也嘗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羣盜夕備宿衛者太祖閱猛士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粮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因為慶歷兵録五卷上之

夏六月置北京留臺　秋八月賜隱士孔旼粟帛

孔子四十六代孫也隱居汝州龍興縣之龍山性狐

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嘗為鄉里先遇歲飢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已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人皆愛慕之見敗於路輒斂瘞以避葬其親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

置天章閣直學士

位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

河北分四路　九月作廣親宅

廣秦王居賜以是命

冬十月孟許二州地震　十一月戊戌郊　貝州卒王則反

則隷宣毅軍初以妖術惑衆與德齊諸州妖黨約以明正旦斷澶州浮橋亂河北會其徒懷刃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被執故先期而發執知州張得一囚之通判董元亨叱賊遇害則僭號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年號曰德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　初北京

揹使馬遂聞則叛詣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入城招之不應遂扼則喉擊之為賊所害遂開封人後贈官録其五子得一尋以降賊棄市　趙學究女有殊色賊遣人刼致欲妻之女日夜號泣嫚罵求死賊使人守之女知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具禮來迎女泣與家人訣至則自經輿中矣

戊子慶歴八年春正月文彦博宣撫河北閏月討王則

平之

王則未平上以為憂彥博請行遂以命之初以明鎬宣撫夏竦惡鎬所奏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至是彥博請以便宜從事許之　彥博選壯士越地道入城攻之執則送京師磔於市則叛凡六十五日敗後改貝州為恩州　則之亂也田京為提點刑獄縋城趨南關入驍捷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乃定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

服不叛州之南關居民衆多與城中等得不陷賊京有力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縶京妻子乘城廹使呼曰毋亟攻城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至是以不能預察賊降監永州税御史言其失察賊過輕而忘家為國於義為重不宜左遷乃徙通判兖州尋改知江陰軍

以文彦博為平章事　禁衛叛卒伏誅

是夕從政殿親從卒顏秀等四人謀為變踰屋入禁中焚宮簾斫傷內人臂並為宿衛兵所誅卒不知其始謀領皇城司楊景宗等五人並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為樞密使夏竦結懷敏曲庇之

三月詔近臣言時政

甲寅幸龍圖閣天章閣賜輔臣手詔畧曰閒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常賦有增經用不給加以承平浸久

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缺少又牧宰罕聞奏最將帥艱於稱職西北多故情偽難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為朕除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宰臣陳執中不學少文樞密使夏竦為上謀以策訪大臣面使條對竦之意實欲困執中也於是執中固辭

而參知政事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莱之士
今備位政府而自比於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
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論者以庠為知體
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鎻院草制方平
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康定慶歷之間朝
廷議刺民兵陛廂軍充禁旅臣時任諫官屢上章疏
極言其害至於今日事勢固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
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兵數乞朝廷速加圖

議蓋太祖蓄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北兵籍頗增祥符以後除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於寶元凡四十年天下可謂久安向因夏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内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

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人日少三邊税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粮草就京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外則刻刷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内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鬻官之令苟狥目前之急莫為經乆之慮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約計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會學士院兩省以上官景祐中四十餘員今

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算景祐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畧約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每歲入官之路僥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澄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僥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科條稍加裁損又曰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

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陞遷次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知縣或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循寛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守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

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襃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官有闕員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至於將帥之人尤在駕馭得術仍

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李謙溥姚
内斌董遵誨侯贇楊延昭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
年假之事權畧其細故不為間言輕其移易責其成
效而已又不與髙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
善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
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効不數年徑至横行刺
史防團廉察能飾廚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
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

土俗未及諳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臣頑踈不達治道據詔問所及謹以近事上對其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陳也上覽奏驚異詰旦復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即日復上對曰今兹聖心昨因保州恩州之變得無常以河北為意者乎自唐天寳之後河北兵素以驕悍自處又北接戎狄朝廷每多姑息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嚴整之則其遷

補皆不在本營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轉員移易也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則子弟姻婭蔓連根固樂土重遷非若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陞遷軍分以利動之則衣糧素厚難以更行增給臣曾勘會河朔廂禁軍僅二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此後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之而不

知無得漏露朝旨歲年後稍稍團併據所闕指揮發在京禁軍就逐州駐劄使其勢足與土兵相制庶乎置器於安也今茲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宫省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臣按周官虎賁士掌守王宫皆士也趙左師觸讋托其子於太后願補黒衣之缺以衛王宫蓋王宫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秦漢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慤壯愿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審也國初循周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

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吏爲防置殿内則專用親從最爲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而無根蔕莫容其身者乃來應募前者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創懲之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老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孫稍有材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内之衛仍令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選補格式歲月吏

代之法歲滿則優遷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壯愿謹良則聽留若其功過之準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頒給之例即請自朝廷裁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粮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僱車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

一例新紫羅衫紅羅袍肚白綾袴絲鞋帶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其服裝少敝固已恥於衆也一青紗帽市估千錢至於衫袴蓋一卒之服不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為至厚然月受千錢只可買得一帽耳度所戴帽歲須二枚補染服裝須要鮮潔則於諸事畧稱此也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凍妻子既不免飢凍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於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至於常程特

支例即對料錢勘請朝廷一次特支在京約用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為用是朝廷不勝其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致此者何由乎習為侈汰之弊也願陛下清閑之餘試召軍帥如此問之便可密令條陳以何術可以革今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朴素如帥臣能自節約以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臣竊惟陛下御極於今且三十年甚盛之事所以感格天地浹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

厚好生惡殺意深故之罪寛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惟
刑之恤也近因貝賊挾妖為亂朝廷又追劾李曇之
獄張存等例蒙重罰州郡乘風覺發妖事至於誦經
供佛符呪禁術盡遭捕繫蔓延平民豈無奸人乘便
創造疑似或挾讎怨更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獲
臣見判審刑院奏按七十餘道内二十餘道係是妖
事雖近降朝旨嚴加止絶但恐官吏指李曇為鑒戒
無復更用平恕之心臣聞賞罰猶風也人情猶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陛下三十年甚盛功德虧於一簣寶元之後國家多故邊陲繹騷人事紛紜災異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效推諸人事勢可憂已聖心焦勞寅畏祇厲日謹一日迄此乂寧獨頼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感格天地浹洽人心之深者也柰何輕用刑獄以危天下招致沴氣以速民怨者乎凡臣所陳實今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耳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

治亂之變不在其他祇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傚傚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屢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至吏胥童僕覷時得逞敢于犯上創造詞説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

相以下至於卿大夫士惴惴危懼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士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

審于聽受而已上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
龍圖閣學士宋祁言人主不斷是名召亂春秋書
隕霜不殺菽天威暫廢則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
則不能制其臣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
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是急是謂三患其
意主於强君威别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弊焉　知
永興軍葉清臣聞手詔問當時急務乃為條對曰陛
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

俗淳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冒進激成頹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指其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

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
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
宮中蓄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而擢為諫官王
逵所至苛虐特以宰相故舊不次超擢如此是長奔
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癸亥御迎陽門召知制
誥待制臺諫官署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
防預備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及防微杜漸
之策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

夏主曩霄凡七娶五曰伊呼氏裕勒旦從女也生寧凌格曩霄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為太子後裕勒旦欲内附事覺曩霄族其家伊呼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訪得裕勒旦妻摩藏氏與之私通既娠因出為尼七曰瑪伊克氏初欲納為寧凌格妻曩霄見美自取之號新皇后寧凌格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黄蘆羅滂家為羅滂所殺曩霄是年正月因鼻創死

遺命立其從弟圖格羅滂曰夏自有國以來父死子繼今摩藏尼幸而生子足以為嗣遂以摩藏尼偽號太后曩霄既死而諒祚生至是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知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可分弱其勢冀絶後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或請乘隙舉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上善其言遂趣有司行册禮然議者頗惜其失機會　諒祚母摩藏氏既

通李守貴又通巴克實齊都爾巴守貴怒併殺之羅滂族
守貴後以女妻諒祚諒祚益長而驕心忌摩藏羅滂
專且通羅滂子妻梁氏梁氏密告羅滂將叛諒祚乃
與左右舉兵誅羅滂滅其族殺妻臧氏而以梁氏忠
於巳因以為妻諒祚性狂俲無常時過酋豪大家輒
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為樞
密使棄蕃禮用漢制嘉祐六年上書言慕中國衣冠
詔許之秉常立復請用蕃儀

河北四路各置安撫使

以知大名真定府瀛定州者領之　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譟城下及韓琦知定州琦素聞其事以為定兵不治將為亂及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尤横不可教者捽首斬以狥軍士死攻圍者賻賞其家其孤兒使繼衣廪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鋭三陣指使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

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屨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犯法歲大歉發廩賑之活飢人數百萬三年秋詔書褒美增秩再任隣城旁路剌取其政以為法人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兆中

五月置觀文殿學士

去秋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言者謂紫宸不

可為官稱乃改舊延恩殿為觀文殿仍命紫宸殿學士丁度領之

夏竦罷以宋庠為樞密使

罷籍參知政事言者既數論竦奸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奸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詞上意遽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　皇祐三年秋賜竦謚曰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行制封還其日曰

臣下不當與禧祖同謚遂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奸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光疏再上乃諭更謚曰文莊

六月河決澶州　章得象薨臨其喪

太常以致仕官無臨奠禮上特奠之

秋七月罷鑄陝西鐵錢

前月初令陝西以大銅錢一當小銅錢三小鐵錢三

當銅錢一至是併河東小鐵錢如陜西用之嘉祐元年當陜西小鐵錢四年以盜鑄者多詔陜西大銅鐵錢幷當常錢之二

冬十月美人張氏進貴妃

初衛士之變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根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御史何郯入見以贄言諭郯郯曰此奸人之謀不可不審上悟事遂寢然美人

卒用扈蹕功進妃位　國朝命妃當冊拜而翰林學士宋祁輒進誥貴妃怒取誥抵地祁坐落職知許州貴妃遂行冊禮祁初亦疑進誥非是以李淑明於典故而問之淑心知其誤而俾之進祁果得罪議者益惡淑傾險云　上嘗問翰林侍讀學士張錫以治道對曰節嗜慾者治身之本省刑罰者治國之本時妃方寵幸錫以此諷上為改容曰卿言甚善

除陝西鹽禁

以范祥為陝西提刑兼制置觧鹽使推行其法舊禁
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縱不問仍罷並邊入中
芻粟悉留榷貨務錢幣以實中都盡弛輦用之役又
以沿邊於青鹽地近奸人私以青鹽入塞侵利亂法
乃優其直募人入中所入鹽池官自鬻禁人私售峻
青鹽之禁其後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
民得安業公私便之
十一月作皇帝欽崇國祀之寶

初真宗朝刻昭受乾符之寶後大内火焚至是命陳執中書而刻之

十二月行四說法

河北並邊入中粮草改行四說法初鹽鐵判官董沔言太宗時北伐燕薊西討吳夏以至真宗朝二國未和用兵數十年然猶帑藏充實者行三說入中之法耳今國用不足者得非廢三說之法耶請依舊行之於是三司言自行錢法榷貨務緡錢去年入一百一

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入少出多恐無以給請如沔議而舊法每一百貫支見錢三十貫香藥象牙三十貫茶引四十貫至是加以南鹽為四說法每一百貫在京支見錢三十貫香藥十五貫在外支南鹽十五貫茶四十貫乃詔行之初止於並邊而內地未嘗請即以康定詔書從事自是三說四說之法並行於河北

是歲河北京東西大水

大飢人相食詔出三司錢帛賑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計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粮飰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

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粮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時知鄆州劉夔亦發廩賑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襃獎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三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四

宋 陳均 撰

仁宗皇帝起己丑皇祐元年止癸巳皇祐五年

己丑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張士遜薨

臨其喪

翌日上謂輔臣曰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尋篆其碑首曰舊德

二月彗出虛
晨見東方西南指歷紫微垣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
而沒
求直言　行考課監司法
轉運使副官滿差兩制臣寮考校分上中下六等
嘉祐二年命翰林承旨孫汴中丞張昇磨勘諸路轉
運提刑課績
六年頒行新定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條制

瀘蠻寇邊　詔近臣陳備邊策

時契丹聚兵近塞上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三司使葉清臣上對曰陛下臨御二十八年未嘗一日暇逸而契丹頻歲為患者豈其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俾懐畏乎慶歷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以破狡謀遂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溪壑今詔問北使詰闗以西伐為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討元昊累年

契丹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出師輒求我助違約甚矣若使辯士判其曲直要之一戰外破其謀豈不憚服苟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其能久居然後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擒亦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孰可任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耳今輔翊莫如富弼范仲淹夏竦鄭戩方面莫如韓琦田況劉渙孫沔帥領則王德用龎籍偏裨則狄青范全蔣偕

張亢劉貽孫王德基皆其選也而威禦綏寧即棘戢
尤其所長詔謂朔方災傷軍儲闕乏此則三司失計
置轉運不舉職非一日也如施昌言方欲辨事一與
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先朝置内帑
本備非常今為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
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至如粒食難轉莫若使豪民詿
誤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詔問戰馬之絶何策
可足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頃歲

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匹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陜西京東五路上戶一中戶二戶共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則坐致戰馬二十萬不為難矣時戶部副使包拯亦對西北形勢山川扼塞及所以先事選士積穀之策

三月葉清臣罷

罷三司使出知河陽初河北轉運使失計軍儲清臣自汴漕米七十餘萬給之又請發大名府軍錢以佐邊

糶而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欲兩平之因徙昌朝判鄭州而清臣有是命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華王元偁女封郡主給俸及承祐為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上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為僥倖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清臣至河陽未幾卒

四年秋昌朝除母喪以使相入見召赴邇英閣講乾

赴上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𭔃朝稽首謝尋命知許州

親試舉人

賜馮京等四百九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五月幸後苑觀刈麥

御寶政殿觀之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事之不易也

六月初置觀文殿大學士

以祥源觀使賈昌朝為之仍命判都督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仍詔非嘗為宰相者毋得除

秋八月陳執中罷

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至是以足疾辭位罷去

以宋庠同平章事

庠為相儒雅練故事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别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

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策制科武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入第四等武舉

三十七人

九月嶺南蠻儂智高寇邊

邕州西南有廣源州雖號邕管羈縻其實服役於交

阯初知儻猶州儂全福為交阯所虜其妻阿儂嫁商

人生智高因冒儂姓本雷火峒久之復與其母出據

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拔之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居四年内怨交趾襲據安德州僭稱為南天王改元景瑞至是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發兵捕之

罷武舉　冬十二月汰諸路兵

時天下患兵冗於是文彦博與樞密院龐籍同議省兵議者紛然以為不可上以為疑文彦博與龐籍共奏曰公私困極正坐冗兵果有患二臣請死之上意乃決於是汰陝西保捷軍及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

減廩粮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陜西兵屯内地以實邊費

庚寅皇祐二年春正月行入中對貼法

自慶厯末河北行四說法鹽課其一而并邊芻粟皆虚估數倍券至京師反為富賈所抑鹽八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又以賤估受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乃詔王堯臣等同三司較近歲天下財賦之數堯臣等請商人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

錢數稍增與鹽而幷入邊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陜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於是入錢京師稍復如故

夏六月定舉主員

先是京師提刑張易官滿將代並舉縣令十六人上意其請託乃詔監司以所部州之多少裁定其後又增縣令舉主至三員蓋官冗浸極保薦之法初畧而

後詳也

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三聖並侑

詔曰國朝三歲親郊即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為大饗蓋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濯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因謂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今禮官習拘儒之舊

傳舍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
先是內出手詔明堂禮畢毋得上尊號文彦博等固
請不從
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
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於明堂詔從之上謂輔
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天子路寢今大慶殿是也況
明堂初已合祀天地於此乃以大慶殿為明堂又詔祠
明堂宜盡物以遵典禮自乘輿服御諸物令有司裁

簡之

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祁自敘畧曰上採三代旁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說之謬者正之以合開寶一王之典聊佐乙夜觀書之勤尋以御撰明堂八曲肆太常及改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

於是百官皆進秩初彥博議覃恩參知政事高若訥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今又啟之何也不聽及㐫駕宿景靈宮有傳赦語百官遷秩者御史彭思永亟

上言不宜濫恩時三司使張堯佐覬執政內侍王守忠求為節度使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宜待命行思永曰寧先事而言使已得罪不可使命出移過朝廷遂獨奏曰外戚秉政宦官用事非宗社福上怒詔詰所從受知諫院吳奎言御史許風聞言事若窮覈主名則後無敢告以事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中丞郭勸亦言思永納忠不宜深罪堯佐守忠之議遂格而思永尋罷御史知宣州

尋命彥博等編修大享明堂記越明年二月上之

先是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范仲淹建言祀明堂曠禮

宜召元老舊德陪位于廷乃詔南京起太子太保杜

衍西京起太子少傅任布陪祀且供帳都亭驛待之

既而二人皆以老疾力辭不至遂賜衣帶器幣自後

每遇大禮而前兩府致仕者率有詔召焉然亦無至

者

申嚴內降執奏法

詔内降指揮許執奏敢因緣干請者臺諫察舉先是
上諭輔臣可於赦文中禁止内降庶澄清宿弊輔臣
等言載之赦文恐未盡聖意乃别下此詔
至和元年又詔内侍傳宣令都知司劄報被受者覆
奏景祐五年又詔令後臣僚於内侍省御藥院内東
門進文字者令逐處申文書再取旨諫官韓絳嘗因
對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當閒出睿斷上曰朕
固不惲自有處分所慮未中理而有司奉行則害已

加於人故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繇又言有林獻可者遣其子以書詆臣多斥中外大臣之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陰訐之路弟焚之

冬閏十一月置詳定大樂局

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翰林學士王堯臣請命天章閣待制趙師民預詳定仍乞借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落胡瑗致仕為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又召益州進士房庶除

校書郎宋祁嘗上庶所著樂書補亡二篇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黄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黄鍾之長九十寸

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氂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黄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定蓋累黍為尺始失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

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法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兾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于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髙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之所謂一

稃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旋相五音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樂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律格自京師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論之上召輔臣睹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宫事

令撰圖以進其論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生行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宫商角徵羽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宫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宫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為論于執政曰今

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黄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于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古律也律體本圓積之是也今律

方積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大矣故圓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圓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起於九十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圓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圓十分三釐八毫長七十六分二釐之起

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以為工作既乆而復改為則淹乆歲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乆而計費廣者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鍾太蔟等數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鍾磬每編才易數枚因舊而圖新敏而為之則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乆而廣費哉執政不聽

四年冬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以為鐘磬皆不

合古遂復命廷臣詳定仍命參政劉沆梁適監議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乆而不决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五年九月親臨視之遷胡瑗阮逸等官而議者謂黄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黄鍾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髙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

然太常樂比唐聲尤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於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史臣蒲宗孟李清臣曰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者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鍾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放諸古矣建振作

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絶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能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爲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

人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鞛而為鼓木柷敔也貫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鍾鎛磬宮懸為正聲而概謂胡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之以榻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捨杯盂榻桉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

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意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焉

時知諫院范鎮上書論樂略曰陛下制樂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識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

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而聲音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導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然後為得而今皆相戾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慎云秠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律尺龠鬴斛形制皆與古異算法則以方法算圓分又權衡起於黍而黍未真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知也議者謂當今宜先政令而禮

樂非所急此臣之所惑也倘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諸儒議鹽鐵後世猶傳鹽鐵論方今定雅樂願令有司人人各議合為一書則孰不自竭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乎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鎮說自謂得古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為勿合世鮮律鍾之樂卒莫能辨其是非焉

詔后妃家勿除二府

初慶厯中諫官余靖言張堯佐親聮宫掖不宜任事至是諫官吳奎又言郭承祐以舊恩為宣徽前知應天所為多不法詔奪承祐宣徽使而有是命

時堯臣為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景運宫使復加郡牧制置使又賜堯佐二子出身於是知諫院包拯等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自五六年來擢用堯佐羣臣皆竊議以為其過不在陛下

在女謁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
嗣未立旣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進
規以義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以委堯佐惟恐不滿
其意況下制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孛望陛下斷以
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宣徽節度擇與一焉如此
則合天地順人情矣中丞王舉正言堯佐緣妃家一
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後與御史
唐介及臺諫官合奏請中丞留百官班廷諍有詔止

之上曰言事者謂堯佐不可為執政當優與之官爵令其言反覆朕終不欲加言者以罪樞密副使梁適曰臺諫論事乃其職堯佐領四使誠過恐非所以全之乃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秀州地震

有聲如雷

十二月班家廟制

本朝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家廟而四時祭於屋室

慶歴初雖赦書許立而有司未能推述先典至是宋庠言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縁擅立乃下有司詳定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平章事以上立四廟尚書節度使以上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孫襲祭以主祭至是班其制而議者不一遂終不果行

三司上會計録

三司使田況約景德會計録以今財賦所入較多於

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著皇祐會計録上之

是年正月命近臣同三司校財賦出入數王堯臣等以慶歷皇祐總四年凡財賦出入參其登耗皇祐元年入一億一千餘萬而所出無餘至四年春書成上之詔付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

英宗治平中韓絳上會計録内外歲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二千餘萬諸路積一億萬而京師不與焉

時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而宗室吏員視皇

祐亡慮增十之三

河北水

詔蠲其租仍出内藏錢四千萬緡紬絹四十萬疋下

本路便糴粮草詔戒安撫運使不得以物帛責擾民

間且諭宰執曰朕宮中不妄用一錢惟以寬民賦豈

可惜費也

辛卯皇祐三年春正月淮南分東西路　二月復入中

見錢法

自三說四說二法並行不數年間茶法復壞芻粟之直大率虛估居十之八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北商無利三司患之請行貼直之法每券值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入中者少公私大弊知定州韓琦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石芻五十六萬圍而

費緡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茶鹽香礬民用有限今散於民間既多積而不售價日益損榷貨務税課不過五百萬緡其利害灼然可見請復行見錢法詔從其請仍一用景祐三年約束又懼好事者之横議也乃詔自今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置之重罰

時戍兵多苦食不足陝西轉運李參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麥熟則償謂之青苗

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皆取諸此朝廷患
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飛錢於邊郡以平估糴權罷
入中比參之去省榷貨錢以千萬計

三月宋庠罷
知河南府以言者論其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
也
治平三年卒謚元憲英宗篆其碑曰忠規懿範

夏四月以曾公亮為翰林學士

公亮自為集賢校禮郎預經筵凡十餘年上每厚遇之及遷學士管勾三班公亮盡取前後條目置於座側案以從事老胥皆束手無能為也後至者卒莫能易

五月置河渠司於三司

六月視大長公主疾

齊國大長公主喪自后妃以下候問進拜用家人禮

上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上亦悲慟

秋七月定太學生員

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以百人為限

復用孔氏知仙源縣

詔用以孔氏知縣近廢不行宜復舊

治平初復從京東提刑王綱之請勿用孔氏以重養

民之官

更樂名

曰大安

河決大名府

館陶郭固口命塞之

罷徙州長吏十六人

上謂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矣長吏者民之性命而可不重乎宜擇其甚者罷之小者易之

楊景宗嘗請郡上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豈不念之

但貪戾之性老而益甚不可與郡

減丁米

減郴永等州凡十萬餘石

是冬減漳泉興化軍丁米主戶三之一客戶半減之

八月京東淮浙等七路饑

遣李兑等四人體量安撫又以武臣副之時七路饑

長吏多非其人又轉運使頗肆科擾民不聊生上乃

命中書擇使者按視之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

潤下盜賊橫起皆隂盛所致夫帝王之美莫大乎進賢退不肖今陛下知賢不能進知不肖不能退重以内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讒邪交傷隂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措中外臣僚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孼謂之生事如河東河北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執通判傷廵檢然後倉皇於數路之間

移易官守重賞以募之不亦晚乎事將有大於此者
陛下幸留意焉
時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刼米而傷主者法當死上謂
輔臣曰飢而刼民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雖然細
民無知終緣飢耳遂貸之
罷遣馮道孫舜卿
馮道曾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録之上謂輔臣
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其

給還之

九月為夏竦成服

竦甍訃聞上謂輔臣曰竦嘗事東宮情所憫傷若依

禮官所擇日子則在大燕之後豈可先作樂而後舉

哀也乃命以甲子日成服於苑中

賜侍講筵官坐

侍讀官當侍講讀者立侍餘皆賜坐

冬十月除解鹽禁

初范祥議解鹽通商論者爭以為非是朝廷察其可用委祥推行而御史知雜何剡復以為言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行之便至是磨勘司李徽之猶以為不便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於是三司使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就擢祥為轉運使以寵之祥初言歲入緡錢可二百三十萬是年入二百二十萬明年二百十五萬校慶歷六年增六十八萬七年增二十萬又舊歲出榷貨務緡錢慶歷中

或六百四十萬或四百八十萬至是榷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所入雖盈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

唐介貶

先是張堯佐復除宣徽使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爭之未聽自劾亦不報介又言平章事文彦博向守蜀為閤金奇錦因中官獻宮掖得為執政甘陵討賊因明鎬功遂

叨相位前日堯佐除命臣面承諭乃知出於中書擬進蓋彦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陷人主有私後宫之名而自為榮身之計彦博頃求外補諫官吴奎觀望挾奸言其才未可聽引去由是彦博專政威福在己雖有過人不敢議望賜斥罷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其奏勿視曰將貶若矣介徐讀竟又言愚臣忠憤所激雖鼎鑊不避也上即座召二府視之曰介論事不足責至謂彦博因縁妃嬪進用此何言耶樞密副使

梁適叱介下殿命舍人草詔殿廬貶春州别駕修記
注蔡襄中丞王舉正皆言介貶太重而上亦中悔勅
朝堂曉諭百官因謂輔臣曰介有母從便地然後從
介英州别駕遣中使護送之復取其奏以入介自是
直聲聞天下御史知雜陳升之上章曰為國如介者
有幾今投之瘴癘臣恐言者箝口矣越明年正月徙
介監郴州酒税
文彦博罷

出知許州或言張堯封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焉能使之特以陛下故耳上悅自是意屬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知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

因鎬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彦博雖坐貶彦博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

以龎籍為平章事　吳奎罷

自知諫院出知密州知諫院包拯言唐介彈大臣并以中奎乞且留奎供言職上曰介言奎拯皆陰結文彦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因謂宰臣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以草浮廢之弊宰相既承聖諭自是凡詔舉臺職必載上語勑中

壬辰皇祐四年春三月包拯罷

自知諫院出為河北都轉運拯在諫院數論大臣斥權倖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諸郡遇警即發如或戍兵不可遽減則訓練義勇以鎮邊備雖小給餱糧每歲不當屯兵一月之費用一州賦可給義勇十八萬事卒不行

夏四月儂智高陷邕橫等州

先是智高復貢金函書請内屬知邕州陳珙上聞不

報時邕州庭中有白氣而江水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不聽智高既不得請日與交趾為讐且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敝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飢部落離散故邕不設備智高乃與廣州進士黃師宓及其黨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為王否則兵死是月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破邕州橫江寨張日新等死之陷

邕州都監張立司戶孔宗旦罵賊而死珙以下皆遇害於是智高即州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歷赦境内師宓等皆稱中國官名進陷横貴龔藤梧封康端州惟封州守臣曹覲康州守臣趙師旦監押馬貴戰死諸州守臣張仲李植江滋丁寶臣等並遁

覲修古兄子也修古無子以覲爲後覲死録其子且以其弟現爲建安簿官滿修古妻又乞别養凡三注

現建州官

慶歷間蠻酋入寇知邕州盧革移書安撫使杜杞言嶺外小郡地里相近者可量合併之使緩急寇至可以共禦

圍廣州

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為妄因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為備及賊至乃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閽者求先入踐死者甚衆餘皆附賊賊

勢益張廣惠等州提舉捉賊武日宣惠州廵檢魏成憲邀擊於城下並死之

范仲淹褒

仲淹内剛外和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哭之如父謚文正上篆其碑首曰褒賢

初羣盜剽刦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往迎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弼議

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上卒從仲淹

言既而弼愠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法舉而多

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

殺臣下夫輕道人主以誅殺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

敢自保也弼終不謂然其後兩人相繼出使弼還自

河北至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傍徨不能寐遶

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六月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亦言國初武臣有忠勲者不可勝數然未聞以卒伍登帷幄者今不可有五四夷聞之有輕中國心一也小人無知翕然向之撼搖人心二也大臣將恥與為伍三也不守祖宗成規而自比五季亂政四也青雖才勇未聞有破敵功失駕馭之術五也皆不能奪

秋七月智高遁

初魏瓘知廣州築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爲守備至是
智高爲雲梯土山攻城甚急又斷流水而地堅井飲
不竭弩發輒中中輒洞潰智高力屈時知英州蘇緘
募壯勇數千人赴難屯邊渡村扼其歸路得黄師宓
父縛之以徇又番禺縣令蕭注亦募土丁及海上强
壯三千餘人與智高衆格鬬焚其戰艦即日發縣門
援兵及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城中始有生意時
轉運使王罕方徃潮州議鹽事知廣州仲簡募人置

書足間間要罕罕得書即亟歸行至惠州州之惡少乘人不寧相率為盜田里驚擾罕入城鎮撫及郊遮罕求救護者數千人罕慰諭之曰已召兵行至矣然其實未知策所出也乃思其父嘗言遇事有疑當謀諸老者老者未必智過人但涉世久故也乃遣左右擇父老可與語者得數十人召問之父老曰某屬各有佃客少者數家多者數十家欲隨鄉村自召集家有兵器者願授之使相保聚罕曰有佃客者計如

是得矣無佃客奈何吾有以處此矣時罕所至村有耆長三人人有壯丁五七至十人隸之乃召耆長令發田民增壯丁人各二百又召尉亦令發里民增弓手二千巳時下令約申時而集有榜募有才伎方略者皆聽自効許有功大者賞以官次者賞以金帛頃之得數千人閲試可用尤善者以為大甲頭次者以為小甲頭約使領衆而耆長所發久之無至者時有一婦人訴僕夫奪其釵珥且汚辱之罕斬以徇曰此

耆長發為壯丁不肯行者又得剽掠者十八人皆斬之徇如初於是民相傳竦動至申時耆長三人得壯丁六百尉得弩手二千皆集罕使十人為小甲置小甲頭百人為大甲置大甲頭及副主之取庫絹染緋為大小旗幟授之得牛羊數千令戶出湯割革為盾形柔之湯中每革削竹籤十六夾穿之以木為鼻使持以自蔽又斬枯竹數千銛其首使持以為兵得公私弓矢刀槍皆以授民約令備守田里遂安因檄告

境内及傍州縣皆准此行之數日衆大集威望遂振州之惡少年皆已隸行伍不得復動外之他盜亦不敢發罕於其間選鋭士得三千人又選鋭卒魁梧有材伎者得數十人以舟百四十艘載之建旗幟作樂順流趨廣州未至從卒有進言者曰廣之南門去水尚百餘步賊兵在旁如吾衆趨門賊若來搏之必亂矣於是使士皆登岸斬木為鹿角得數千既至使從卒魁梧有材技者先以鹿角登岸上屬於南門須臾

積之高數尺智高建黄蓋擁衆臨觀相去二三十步間見已設鹿角遂不犯罕徐勤兵作樂開南門以入於是蔬薪食物始通人心稍安益修守備智高知不可拔凡圍五十七日始觧去自清逺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張忠楊逵李貴邀擊之于白霫路口龍岫峒並死之陷昭州鈐轄李正隆死焉又襲殺蔣偕於太平場

八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内侍石全彬副之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上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張忠等敗聞上聞南事誠如沔料時已命余靖經制廣東西盜賊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以南方兵連為賊所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政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邀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

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復侵沔行至邕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

九月命狄青討智高

上已命孫沔余靖而猶以為憂於是青上表請行青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上壯其言遂除青宣徽

南院使宣撫荆湖經制廣南賊盜事入内都知任守
忠爲之副知諫院李廣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
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青以賊便於乘高
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
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
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
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冬十月智高陷賓州

守臣程東美遁

復入邕州

守臣宋克隆遁

廣西分三路

置宜容邕三州安撫都監樞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賔雷欝林化滕梧龔瓊隸容州欽賔廉横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兵經略安撫居桂州以統制焉

亦益募澄海忠敢土軍分屯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

罷遣北兵遠戍詔狄青審議青以為便遂行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録唐顔真卿後

癸巳皇祐五年春正月詔止交趾援兵

從狄青之請也初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而請於朝狄青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蹊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

夷貪得無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上從之

丁度薨臨其喪

時為參知政事是日旬休上趣駕臨奠度性純質居一室十餘年無姬侍一日召諸子謂曰王旦為相十五年其子猶為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後謚曰文穆

會靈觀災　狄青敗智高於邕州

先是命廣西鈐轄陳曙擊智高於金城驛曙素無威令既遇賊士卒猶聚博營中乃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王承吉等並死之狄青合孫沔余靖之兵自桂州次賔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亡狀驅出軍

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青頓申令軍中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或說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勿使度險俟官軍疲而食盡擊之無不勝智高驟勝而輕官軍不用其言明日整軍青將前陣沔將次陣靖將後陣以一晝夜絕崑崙關出賊不意陣歸仁鋪智高悉衆列陣以拒官軍使驍勇執大標

槍衣絳衣望之若火而羸弱在後青陣少卻先鋒將孫節死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時青匿蕃落騎兵在後前鋒將楊遂出挑戰殺十數人青登高自執五色旗麾騎兵張左右翼從後出夾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裨將張玉率騎兵出陣前而横貫其壘賊大潰會日暮智高復趨邕官軍追五十里斬數千級獲偽官黄師宓以下五十七人先是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右軍將賈逵恐賊先據

高乃引軍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轟斷其陣賊既潰詣帳下請罪青拊其背曰違令而勝權也尚何罪智高夜焚城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遲明青按兵入城梟師宓等首城下收金帛馬牛以鉅萬計斂屍五千築為京觀時有賊屍衣金龍衣衆以為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乎寧失智高不敢以誣朝廷貪功也時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日有泉湧砦下汲之甘衆遂以濟謠言農

家種糴家收至是符之智高暴殘一方凡一年吏民不勝其毒捷奏至上喜謂龎籍曰青破賊皆卿執議之力

智高母阿儂氏弟智光子繼宗繼隆檻至京師後智高死於大理國函首至乃悉棄市

以宋祁知定州

祁前在成德軍請弛河東陝西馬禁蕃落民間自相買賣民養馬勿升户等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

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敵衝為國門
戶又曰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擇
將欲人樂鬬莫如賞重而罰嚴欲敵顧望莫敢前莫
如使鎮重而定強又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
步軍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
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
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
丹多馬無所用之又曰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

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摠其脇則鎮將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為二其顯顯有害者北塞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敵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士無苟且之意策之上也又曰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敵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

定兵掩其惰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又上禦戎
七論
二月復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兼宣徽南院使
上欲擢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龐籍曰昔曹彬平江
南太祖只賜錢二十萬緡而已青雖有功未若彬之
大若賞以此官富貴極矣異日更立功將何官以賞
之乃有是命仍賜第及優進其諸子諮詠等官
三月親試舉人

賜鄭獬以下及諸科九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

奉三聖像如滁并澶州

安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於三州神御殿

集禧觀成

即會靈觀也因火更作至是成遂改今名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

時凡内降恩高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内都知王守忠

欲得節度使若訥固執以為不可又欲直留後若訥

持之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路人至死御史奏彈之議者方以為青賞薄而内侍石全斌又為青訟功於中乃罷若訥而遷青中丞王舉正力爭不能奪故事罷樞密使降麻及若訥罷但舍人草制遂為例

孫忭御史中丞

忭性篤厚寡言質畧無威儀雖久處顯要循循無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忭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忭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

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毋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且命知審官院忤辭以任言事不當兼事局乃止

求直言

待制以下許請對許奏封事

秋七月作鎮國神寳

奉宸庫有良玉上不欲以為服玩詔天子有八璽乃

命參知政事梁適撰名曰鎮國神寶而刻之

閏月定内侍員

内侍供奉官至黄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

罷籍罷

出知鄆州以言者論其黨庇親戚堂吏受賂也

以陳執中梁適為平章事　八月策制科武舉

趙彦若所對疏濶罷之先是制舉就秘閣試者凡十

八人有司獨取彦若於是又被黜去議者謂宰相陳

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專抑儒士非彥若
寔不能也
武舉五十一人授官有差前詔罷武舉今所擢皆秘
閣舊經試者云
以唐介為御史中丞
是後介入對上褒諭曰聞卿守節自被謫未嘗以私
書至京師介頓首謝卒無一言以自明介貶斥不二
歲復召議者言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冬十一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趙師民上疏曰近太陽蝕於正朔此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火火為正陽月侵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今聖心慈仁恭儉動循典禮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欲望陛下咨心膂之臣洎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遴簡內外百執州縣牧宰

使主恩下究而不為羣邪所蔽則億兆之幸也

時著作佐郎劉義叟見日蝕心又胡瑗鑄鍾弇而直聲鬱而不發及陜西鑄大錢乃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其惑腹心之疾又月入太微義叟曰後宫將有喪亭

䲜唐介言職

介數論事因言於上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許之改

直集賢院欲以安全之也

旱蝗

時左司諫賈黯言水旱之災雖堯湯所不能免臣讀隋史見所立社倉取之以時藏之於民下足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願儌隋制立法乃下其說司農寺復下諸路度可否其以為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奏諸路所陳類皆妄

議若謂賦稅外兩重供輸則法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非自利若謂恐招盜賊則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若謂已有常平則常平之設蓋所以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又今國用頗之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殍則是常平果不足以賑救也若謂置倉斂財煩擾則義倉之設本為百姓宜無所憚況今州縣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如臣言

可采願斷而行之然牽於衆論卒不果行

十一月己巳郊三聖並侑

先是有詔自今南郊三聖並侑

十二月禁轉運進羨餘

有增盈者留為本路移用先是嘗命李中師為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上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於民此朕所不取也其戒之

以吳中復為監察御史

用中丞孫抃所薦也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

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郎耶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四